



胡俊红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先后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设计理论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现任湖南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是国家一流课程主讲教师,湖南省特色专业、一流专业建设点和省级精品课程负责人,湖南省品牌设计创新创业教育中心负责人。现任《家具与室内设计》杂志社编委和《包装工程杂志社》专家委员会委员。曾担任“嘉宝莉漆杯”中国家具设计大赛中南赛区、中国绿色环保包装与安全设计创意大赛、“蝶依斓杯”室内设计大赛、湖南省优秀作品展等赛事评委。

先后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各2本、论文集1部;在《装饰》《中原文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等10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教学成果先后获湖南省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次、二等奖4次和三等奖1次;科研成果先后获株洲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次、三等奖1次和株洲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次。

## 艺术与技术之争? ——设计学学科归属争议的本质缘由

胡俊红

湖南工业大学,株洲 412007

**摘要:**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结晶。艺术与技术的相离相合推动设计及设计教育的发展与进步。透过西方现代设计的演变历程与发展规律,技术与艺术之争是推动设计思潮变迁的元动力。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设计教育深受西方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影响。同时,在学科与专业目录的不断调整之下,设计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艺术与技术孰重孰轻的矛盾也在不断推进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未来设计教育将朝着艺术化和技术化双轨制的路径发展。

**关键词:**艺术;技术;设计教育;设计学;学科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2)01-0000-05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2.01.000

## Battle between Art and Technology? The Essential Reasons for the Dispute over the Attribution of Design Disciplines

HU Junho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Design is the result of art and technology. The separation and coincidence of art and technology drive the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of design and design education.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evelopment law of western modern design, the debat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art is the meta-dynamic force driving the change of design thinking. After the reform and

收稿日期: 2022-01-05

作者简介: 胡俊红(1968—),男,博士,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设计理论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opening-up, China's modern design education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Bauhaus modern design edu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ntinuous adjustment of discipline and specialty catalo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design are also changing,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rt and technology is also push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design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s future design education will develop towards a dual-track path of artistry and technicalization.

**Key words:** art; technology; design education; design science; discipline

艺术门类新的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后,犹如往平静的湖面投掷了一颗石子,在设计界乃至艺术界引起了争鸣,也许是受当今网络时代的影响,这次学科目录调整比2012年艺术学单列为学科门类的关注度还要高。本人在此并不想就新的学科门类目录妄加评议。只是就设计学目录征求意见稿之所以引起争议背后的本质,略作探讨商榷,以表浅议。

不管这次设计学学科目录经过争议之后,是否能够得以调整,其结果如何?但对当前征求意见稿的争议,都反映出对设计本质的理解在不同领域存在较大分歧。本人认为,其争议的本质缘由是艺术与技术之争。事实上,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历程得以启迪,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后设计教育的变革演进,能清晰地看到当前我国设计学学科发展的机遇与瓶颈,也可预见未来我国设计学教育的发展方向。

## 一、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与分离是推动西方现代设计发展的主要动力

设计作为一种造物活动,从人类诞生之日就存在。而现代设计是工业革命后工业化、标准化和批量化大生产的结果。伴随着第一次(蒸汽时代)、第二次(电气化时代)、第三次(自动化时代)、第四次(智能制造时代)工业革命,现代设计走过了由功能化、理性化、装饰化带来的同一化通向多元化的历程,设计的内涵与外延不断变化与发展,不断推进设计思潮的变化。西方现代设计经历了由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到德国工业同盟与包豪斯、荷兰风格派、俄国构成主义等催成下的现代主义思潮,再到波普风格、新现代主义、高技派、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绿色设计、智能设计等多元化设计时代的格局形成,设计究竟是以技术为主导,还是以艺术形式为推力,一直没有定论,但技术与艺术之争是推动设计思潮变迁原动力的看法却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

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的结晶,是功能与形式的统一,是思想与目标的表达。工业革命前,艺术与技术不相分离,设计造物活动的主体更多的是由手工艺工匠(或工艺美术师、画家、美术家)承担。在这个时期,设计师融艺术创造、制作技术于一身,技术与艺术结合得较为

完美,这可以从古今中外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和富丽堂皇的建筑与家具装饰中窥见一斑。

但设计史上也产生过技术与艺术相分离的时期。在工业革命初期,由于设计与生产、销售分离,尽管产品的大批量生产暂时满足了人们的使用需求,但由于生产产品的工程师们只重技术、忽视艺术,只顾及物质功能的“合理”而不兼顾人的精神功能“需求”,导致英国工艺美术运动倡导者拉斯金和莫里斯否认机器生产,只重视人的精神追求,这种极端追求割裂了艺术与技术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艺术运动,尽管同样致力于改变当时设计质量落后的现状,主张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倡导美术家所从事设计创作,却反对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生产的主流不合,因此最终夭折。对待工业革命的两种截然不同态度,也让“艺术与技术”的问题成了设计师们的关注焦点。正是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业同盟、荷兰风格派和俄国构成主义等现代主义风格的出现,给现代设计带来了光明。

艺术与设计的统一是现代设计的里程碑。20世纪初最具影响的包豪斯设计学校的创立,对现代设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设计理论提出的艺术与技术新统一,对设计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使得现代设计逐步由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用理性的、科学的思想来代替艺术上的自我表现和浪漫主义。设计师已独立成为一种职业,但设计的主导地位被削弱了,设计师更多地受到来自技术、生产、市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与限制。

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现代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国际式”风格,进而引起人们对传统的渴求和对现代社会冷漠产品的不满,艺术与技术又产生了短暂分离,设计又向更为艺术化和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以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和人机工程学的广泛应用。然而,随着高新技术的出现,艺术与技术最终在设计上得到统一,设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见图1。

## 二、艺术与技术的孰重孰轻不断推进中国设计教育发展进步

我国设计教育起步很晚,旧中国工业水平落后,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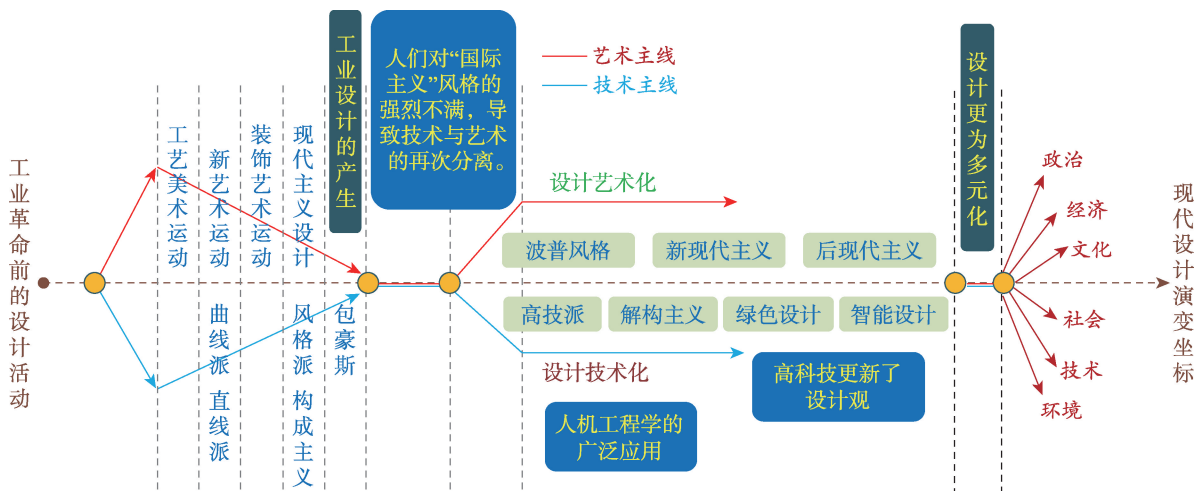


图1 西方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

代设计无从谈起,更谈不上现代设计教育。解放后,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国工艺美术学院)为龙头,逐步探索并建立设计教育教学体系。但真正的设计教育是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经过近4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设计教育大国,来势猛、发展快。据统计全国开办设计类专业的院校有1300余所,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也有200多所,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设计教育是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面临的问题多且复杂,需要设计及教育界同仁共同努力去解决。

现代设计源于欧美,现代设计教育源于德国包豪斯。“设计”的本质内涵与外延,影响设计教育的培养模式。在西方,尽管设计的外延比较广泛,有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工程设计等,但学术界,通常讲到的“设计”一般泛指“工业设计”。而我国,“设计”在古代是沿用“法式”一词,强调方法和形式。长期以来,受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影响,“设计”常被称为“工艺”“工艺美术”“美

术设计”等,甚至还一度被译为“迪扎因”。

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对设计本质的认识理解而不断发展的,见图2。从解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是工业生产导入时期,设计师常常充当“美工”或“美术设计师”的角色,在企业产品开发中,设计的职能仅仅界定为负责产品外观装饰与美化。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改革开放通过访问学者的对外交流引入西方设计教育体系,当时王受之通过系列设计史丛书引入了西方设计思潮;柳冠中、张福昌等学者分别引入德国和日本现代教学内容与方法,并在国内推广西方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当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湖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业学院)等不到10所院校在国内开设了工业设计专业,湖南工业大学(原株洲工学院)也在1985年在国内首开了包装设计专业。之后在国内,美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大多都开设了诸如平面设计、装潢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室内设计、装饰艺术、商业广告设计、服装设计等专业,不同类别、名称不一的设计专业的创办,充分表明了设计教育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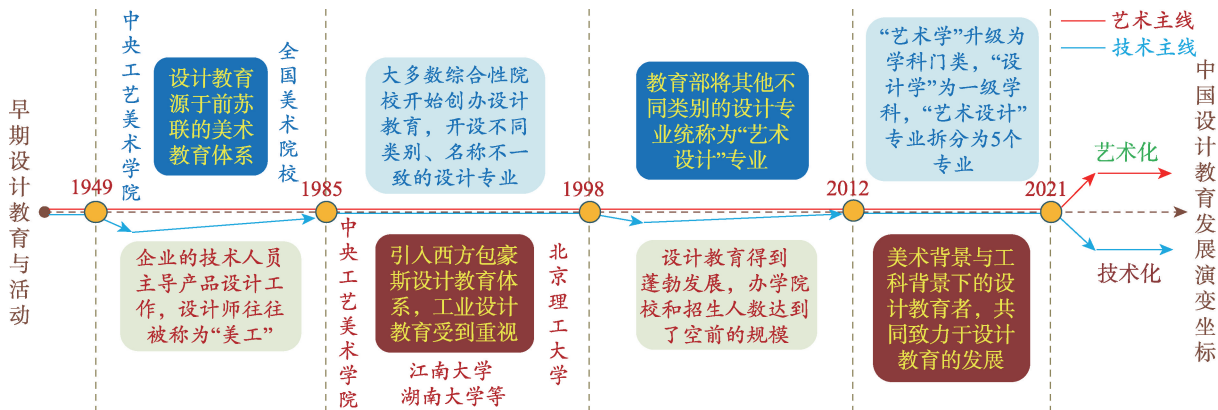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设计教育的发展历程

天的到来。

1998年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目录的调整是一个转折点。教育部除保留工业设计专业(可授予文学或工学学位)外,将其他不同类别的设计专业统称为“艺术设计”专业。

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办颁布了新的学科目录,其中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升级为门类学科,设计学为一级学科,迎来了设计学作为学科研究的新空间。2012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工业设计”专业仍保留在工学门类下的机械类,主要针对原授予工学学位的部分(理工科),原授予文学学位的部分(艺术类)则转入新增的艺术学门类下的设计学类,专业名定为“产品设计”。新的专业目录中变化较大的是原“艺术设计”专业各个专业方向升级再次成为正式专业,分别为“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此外,在设计学大类中还特设了“艺术与科技”专业。

2021年12月,在新的艺术门类新的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中,设计学学科被分为三块,一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二是专业学位的“设计”;三是交叉学科的“设计学”(可授予艺术学或工学学位)。

学科与专业的设置与变更,不仅反映一定时期学术界对其内涵的认同,而且是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要求。学科目录的调整往往决定本科目录的设置变更,三次变迁的根源主要在于对设计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不断深化,来自艺术界与技术界的专业人士对设计的理解差异,这也是造成此次学科目录调整引起争议的主要动因。

在西方,经过现代各种设计思潮的洗礼,对“设计”的认同相对比较一致,设计既不是“艺术”(与纯艺术有着本质的差异),又不是“技术”(不能与机械设计、自动化设计等工程设计方面的设计等同),它是一个专门学科的称谓或专有名称。

中国设计教育界对“设计”内涵的本质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解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从事设计教育的大多是美术专业教师,企业的设计师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产品的外观设计及宣传推广工作;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后至1997年,国外访问学者回国后,介绍西方设计思潮,引入西方教育体系,在此推动下,国内高校设计专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设计教育与国外衔接,慢慢步入正轨;第三阶段,1998年至2011年期间,在扩招政策的引领下,大批高等院校开

始增设“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专业方向是自主设置,许多高校都在艺术设计专业下设置了3个以上的专业方向,这一时期,设计教育得到蓬勃发展,从办学院校到招生人数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同时,从设计前的“艺术”修饰词可以看出,设计教育界还是以“美术”背景的专业人员为主,设计话语权还是来自“艺术界”或“美术界”;第四阶段,2012年至今,“艺术学”作为第13个学科门类后,“设计学”为一级学科,“设计学类”下设的本科专业加上特设的“艺术与科技”,就有9个之多。以前的“艺术设计”专业拆分为5个专业,工业设计“艺术类”的专业改为“产品设计”专业,“工业设计”专业归于工学下的机械类专业。从学科层次看,这一时期,设计学已经与国际接轨,但从工业设计专业由原来的“艺术类”“工学类”合二为一的称谓,到将两者独立成不同名称的专业,可以看出,美术背景与工科背景下的设计教育者还是不能真正达到现代设计本质要求,即“艺术与技术结合”。在这期间,进入智能制造时代,利用工业物联网、云计算、工业大数据、工业机器人、3D打印、知识工作自动化、工业网络安全、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九大技术支柱,制造业创新得到极大发展,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再到业态创新,最后到组织创新,处处都需要设计。智能制造引入智能设计的概念,让工科背景下的设计师开始大显身手,从各类课题到重大项目,经费远远高于美术背景下申报的“艺术”基金。在申报学位点材料中,工科类工业设计方面的申报材料整合似乎没有边界,将智能设计、装备设计等许多原来是工科下的研究课题与项目,都列入设计学研究项目。以至于这次学科目录调整中,设计学被列入交叉学科,没有列入艺术学科门类下。

造成这一现象,还可以从推动设计教育发展的外延去分析。西方设计教育源于德国包豪斯教育,主要致力于建筑师、产品设计师的培养;西方现代设计思潮的变更与演变,也主要是建筑界和工业设计界。不同时代设计风格的代表人物大多数是建筑师或产品设计师,同时,不少建筑设计师还参与产品设计。而国内设计教育的推动力更多来源于美术界,还有一批来自科班出身的或其他不同学科的学者,建筑界似乎很少有人参与工业设计界的活动。在设计教育方面的论坛与学术研究中,往往存在两类团体,一类是(艺术)设计方面的,以美术背景的学者居多;还有就是工业设计方面的,以工科背景出身的专业人士居多。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设计教育尽管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但还是没有走出“艺术与技术“相离相合”的魔咒,仍没有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人们坚信,未来我国的设计教育将朝着艺术化和技术化双轨制路径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设计教育界对当前学科目录设置争议是必然的。只要对设计本质内涵和外延的差异存

在,必然有设计界的讨论与分歧,这种艺术与技术之争,从辩证的视角看,不可能达到完全统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们坚信,随着国家对设计的重视和社会生产对高水平设计人员的迫切需求,我国的设计教育事业将越来越发达。

(上接第6页)

应该理性地明确其真正的研究内容,构建起“一体两翼”的研究框架。所谓“一体”,就是设计实践本身,这是研究的中心内容,它包括了设计活动过程到最终设计产品的呈现。而“两翼”,一翼是古代设计理论,另一翼则是现代设计前沿理论。只有这样,设计之鸟才能自由飞翔。众所周知,设计史学者的工作是建立在批评判断之上的,而设计批评家的工作基础则在于设计史的常识和经验。设计史家关注的是历史,设计批评家关注的是当代设计产品。明确设计学的研究框架,可以正确认识设计学的学科属性,建立起设计理论与产品设计之间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关于征求意见稿发布后的大讨论,或许一切都是徒劳的,但笔者很担心由于某些重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过多把握话语权,并横加主观干预,模糊设计学学科属性的专业真相,居高临下用泛技术化的认识,将设计和设计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引入歧途。事实上现在已有的一级学科设计学划定,已经区别于

以前的“艺术设计”和“设计艺术学”。设计学已经不单单是设计史学和设计理论,已经有了更深的内涵和外延。根据“设计学是关于设计行为的科学,设计学研究设计创造的方法、设计发生及发展规律、设计应用与传播的方向,是一个强调理论属性与实践的结合,融合多种学术智慧,集创新、研究、与教育为一体的新兴学科”的表述,设计学已经包括了设计理论和设计实践。按征求意见稿,设计学学科属性更不应该单纯分开理解为设计理论、设计实践、设计交叉和专业与学术博士点建设。应该聚焦设计承担任务和主体,用宽阔的学术视野来认识设计学所承载的研究内容,应该认识到设计学既有从人文领域思想领域进行总结的学术要求,以技术为支撑又有实践领域设计活动、过程、产品、流行研究中形式关注与探索的要求。总之,设计学不应该一斩为三,它应该是有机整体。至于设计学如何独立,应该不为私利反映设计学应有的真相。

(上接第13页)

需要完全消失。因此,如果保持现有的征求意见稿基本格局不变,笔者建议将此条指导语修改为:“含一般艺术原理及音乐、舞蹈、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等具体门类艺术研究。”

#### 四、结语

笔者的专业领域为艺术理论,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及《美术观察》杂志工作期间,侧重于设计、美术、书法研究,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期间,所任教课程和博士生指导方向也与“视觉文化与视觉传播”相关。此外,也与摄影界同仁有多方面地接

触,并于2014年完成《民国摄影文论》一书的编纂。无论如何,对非造型艺术门类本身参与不多,但一直在相关领域展开思考。更何况,学科目录的调整是一件与每一位基层艺术教育与研究工作者甚至广大研究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工作,学科目录调整的讨论应该尽可能跳出个人利益,上升到整个学科布局。对门类艺术理论研究而言,必须看到一方面要与业界的艺术实践进行互动,另一方面也要与艺术界、学术界的其他艺术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的学术理论进行横向地对话,二者缺一不可。如此,艺术学由名正而言顺,进而获得学术界的关注与公认就指日可待了。